

写食主义 李纪镜

糍粑琐忆



糍粑。资料图

打糍粑是故乡年味最浓的事务之一。老家旧俗，每到腊月底，农人停止田间劳作不再出工的时候，家家户户就开始打糍粑。打糍粑几乎与杀年猪、腌腊鸡腊鱼有同等重要的地位。

打糍粑是个“集体活”，起码得有两个壮年男劳力参与：两个舂碓臼，一个磨碓头。此外还要有人蒸糯米、端送糯米和糍粑。

糍粑用的是糯米。糯谷产量低，金贵。在那个年代，农人不舍得多种糯谷。一户人家打十个八个糍粑就已算多。如果一次只是一两家打十几个，舂碓的后生身子骨都还没发热，活就干完了，多不过瘾！精明的农人不会轻易浪费一个难得的劳力组合，常常会几家约好一起做。

口径五六十公分的臼由整块花岗岩凿成，大概价格不菲。四十多户人家的李安富大屋场，只有畅初、仲尧、方杜等几家有碓臼。

蒸糯米往往在各自家中进行。头天就把糯米淘洗干净，浸泡，泡至湿而不烂，软硬适宜，再用笊箕装着，沥干水。装入能容几斗米的木甑。糯米既要蒸熟，又不能蒸“淌”（过分软烂）。估量蒸糯米的火候，不能揭甑盖看。揭盆三把火，浪费柴草不说，揭早了，跑了汽，糯米就蒸不熟了；蒸过了头，米烂了，糍粑就不能成型。凭着探摸甑面的水汽位置、冷热程度来定火力，是对生活经验的考试。

舂碓最让人热血沸腾。虽然是隆冬，舂碓的人却单衣薄衫，甚至还冒着汗气。壮得像水牯的两个汉子，节奏分明地猛蹬着碓头踏板，吼着浑厚的号子，依哟哟——啞啞——几十斤的碓头被高高地弹起，随即重重地砸向臼中的糯米或芡子（捣融了的糍粑半成品）。碓头与臼中物交融，踏板尾部与地面碰撞，迸发出世界上最沉闷的鼓点，啞啞——啞啞——穿过房舍、树丛，飞到旷远的野地……

磨碓头的常常是体格健壮、手脚灵巧的栋叔或是克亲哥、畅初哥。磨碓头者跪在碓臼旁，在碓头蹦出碓臼、半熟的糍粑刚刚脱离碓头的瞬间向前欠身，用蘸水的双手把碓头飞快摩挲，以保其润滑，不粘糯米、芡子。摩挲不到位，芡子就有可能被碓头带离碓臼甩到地面，沾上一身灰。磨碓头容不得丝毫迟疑，因为舂碓人在猛地把碓板尾部蹬到最低点的瞬间，脚就急速离开了踏板，任由碓头自由落体。磨碓头动作稍不协调，就有被碓头及其连接件撞击的危险。

打糍粑的热烈氛围像磁铁，香喷喷的糯米也实在诱人。因之，舂碓常有人围观。磨碓头的人见到围观者，总会相机从臼中扯团芡子“犒赏”。邻里乡亲之间的和谐与友善醉得醉人。

糍粑的吃法花样繁多。可以油煎。如果蘸些蛋汁，用菜籽油煎，则香软嫩糯。和着面条煮，则柔软而不失嚼头。腊月的农家，定是酿了酒糟的。糍粑煮酒糟

堪称绝配，在享受半流质甜糯美味的同时又饱肚，真是妙不可言！烧糍粑，则另有一番风味。烧得软的，有点黏糊，孩子们爱把它拧成动植物形状，边玩边吃；烧得硬的，会起淡黄色糊块，如果再烧焦些，中间就成了空洞，灌入白糖或红糖，又香又甜还有点脆，比锅巴更胜一筹。农人还常把半干不干的糍粑切成小指般粗长的方柱条，瞅晴阳晒干，加点糖精，伴着河沙炒得酥酥的，作为年节的零食。

糍粑的制作与食用，透出先辈智慧的光芒。糍粑便于储藏，在那没有电没有冰箱不具备冷藏条件的岁月，地处亚热带的洞庭湖东北部，用水泡着，糍粑也可以放几个月不变质。糍粑吃起来方便，农忙季节，劳动者付出的体力倍增，晌间歇息加餐，做饭费时，煎一盆糍粑，拌些白糖红糖，既方便送到田间地头，又饱肚耐饿。不同吃法的糍粑有不同口感，也给那物质贫乏时代的枯窘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！

于我而言，糍粑还承载着浓郁的乡情与亲情。多年前，我在湖北工作，每到腊月，都有老家亲人捎去整个儿的糍粑。后来寓居离家更远的海南。在物流业还没有兴起的时候，有一年年底，表姐通过邮局寄来一个特大的包裹，里面居然是带泥的湖藕，肥嫩的菜蔬子，还有我特别爱吃的炒米、糍粑！我们一家子在数千里之外，吃到了地道的家乡特产，虽不名贵，却赛过山珍海味！

围炉夜话 王经雨

五味杂陈

“难得，夜这般清静，难得，炉火这般的温”，徐志摩这首《难得》，我一直认为是最拉满冬夜氛围的诗。而这里，夜总是清静的，雪夜就更是清静，如这会儿，二月底的飞雪。望着夜色中的一片洁白，又有了久违的亲切。

国内是元宵节的上午了。高中闺蜜群好友莹发了视频教煮汤圆。认真看了，开煮，转文火，加冷水，耐心等，甚至看仔细了：水轻沸之时，汤圆会在水里翻跟头，悠悠悠悠的。煮好了汤圆上图。莹说，“你煮早了吧？你那里晚上才到？”我回：“管它呢，俗语道赶早不赶晚。”但我的确一直不确定该就哪边的时间过中国的节日才有意义。

而此时，大学同窗丹华发来一则“元宵节：人生就像汤圆”。貌似生活里修辞和寓意俯拾皆是。

人生怎么就像汤圆了呢，如是说：“人生就像汤圆，岁月是皮，经历是馅。无论是被拖下水，扔下水，还是自己跳下水，一生中不踩一次浑水就不算成熟。岁月是皮，经历是馅，甜酸苦辣皆为滋味……”

我正经思忖起这“甜酸苦辣”来，不够齐全啊，俗语里不是五味齐全吗？网上查阅，“五味是指根据中医理论，人的五种能尝到的味道，同时亦对应五行。按清代乾隆年间吴仪洛著《本草从新·药性总义》：凡酸属木入肝，苦属火入心，甘属土入脾，辛属金入肺，咸属水入肾，此五味之义也。”

前些日子，高中闺蜜群里分享养生药膳视频，看了才知道“辛”这一味的代表食物是什么。总挂在嘴边的“人生五味杂陈”中的五味分别是什么，从来没有分辨过，也从来没想到“辛酸”这个词的词义，甜酸苦辣或是鲜活的感觉，而这一味“辛”，一直是文绉绉的形而上的存在，是适合放在心灵鸡汤里的字眼。

再查“辛”之解说，也是众说纷纭，选其一：“象形字，木柴或树枝的形状。远古

时代，奴隶或罪人是不许戴帽子的，只能把树枝或草茎缠在头上，所以头顶‘辛’就是罪人。因为古代的‘辛’是‘薪’的本字，像木柴。头顶‘辛’也就是头顶木柴的罪人。辛还可被引申为‘辣’的意思，为‘五味’之一。其中运用了一种通感手法，即将‘痛苦’‘辛酸’等心理上的感受运用到了味觉这一生理感受上。它作名词时，即指葱、蒜等有刺激性气味的蔬菜。”

看来，辛带辣，又远不只是辣。而辣，也有人无辣不欢，有人不爱吃辣，有人不能吃辣又想尝辣，等等。

前阵子在小城市中心闲逛，发现原来潮流运动品牌店搬走后腾出来的店面，摇身一变成了一家香料店，云集了全世界各种香料，而靠近门口的地方，醒目地摆着桂皮和八角，一眼望去格外亲切啊，它们是我们华人专业卤肉一千年的好搭档。这也是辛味食材的代表。

华人通常用来卤肉的桂皮和欧美人喜爱的肉桂，不是姊妹也是表亲吧。根据英文维基百科，这肉桂自古便闻名遐迩，在古代国家中是敬献帝王祭给神灵的礼物，古埃及在公元两千年前就进口肉桂。

个人的口味喜好，不知是天生的成分多一些，还是后天养成的因素多一些？第一次关注肉桂，是因为大学好友小玲喜欢，我也因此品尝过几次。这个冬天，我从网上订了一小捆肉桂，寄到后，查看半天，没有发现产地。但我很快就不纠结产地了。当我把几小根肉桂和苹果酒一同放入小锅中中文火慢煮，待屋里香气四溢，倒出来喝一口，心里升腾起一股暖意和回忆：那是很多年前的冬日，少年的小安离家在新英格兰求学，牵肠挂肚的我前去探望或开家长会，有时会住在学校附近老朋友家里，优雅大方的女主人亚亮就喜欢在冷天用肉桂来煮苹果酒。那是我第一次品尝用肉桂煮的苹果酒，一股浓郁的香甜猝不及防浸染了漫漫冬夜，让我宾至如归。

有时候，味蕾的记忆，带着岁月的氤氲和润泽，沉淀成了心头的暖意，一直都在。



朱玉(南宋)画作《灯戏图》(局部)描绘杭州元宵庙会的场景。资料图

电光幻影 丁乔

历史的细节

《何以中国》实在是一部不错的纪录片。通透的画面，不疾不徐的叙事节奏，深厚但不晦涩的文化感，都让这部以考古学和历史学为核心的纪录片显得精致又平易近人。

《何以中国》开篇的第一个镜头，是一排沐浴在阳光当中的木牍。在后文的叙事中，这排木牍出自秦国和楚国战事中一位名叫黑夫的兵士之手。20多个世纪后，考古工作者在一间墓室里发现了这些当年黑夫寄出的信，信写在木牍上，而木牍则被珍重放置在木椁头箱中。从黑夫的信中，我们了解到了当初秦楚交战中士兵的真实生活。千年之后，一位普通兵士的家信能穿过时间的尘土，将

历史的细节鲜活地呈现在后人面前，完全是由于这一箱木牍的出土。而那些留在器物中的历史，就是《何以中国》叙述中国的方式。

文物究竟能否呈现历史？这其实取决于某一个时段当中出土文物的多寡，以及这些文物自身的面貌。如果从历史被发掘的时间正序来考察，史学家们从文物上面存留的蛛丝马迹中细细爬梳，逐步填补时间骨架中的每一个细节，完善历史的样貌。

但《何以中国》却选择了将历史被发现的过程展现出来，叙述它的媒介，便是文物。所以在《何以中国》当中，对文物本身的描绘占有着绝对优势的篇幅，甚至“器物”本身即是作为全片的叙事线索，串联起历史上那些有名的大事件。商王甲骨卜，妇好喜玉蝉，秦王的钱币背后是度量衡的统一，毛公鼎的内里则装着周礼的成型。文物本身便是历史的载体。《何以中国》将这些写满历史的器物推到前台，由它们替代通常史学叙事当中的时间节点，从而串联打捞出历史更加鲜活的样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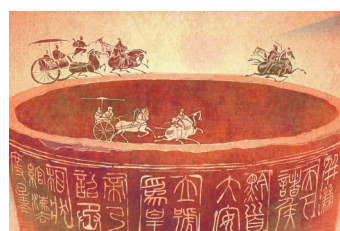
毫无疑问，文物是美的，特别是当它们呈现在聚光灯下的时候。但仅仅作为审美对象的文物却缺乏生命力。文物，首先是器物，因其记录了历史并经过时间的打磨才成其为文物。《何以中国》以文物串联历史，显然有着超越“审美”的追求。它想完成的是一件更大的事情：以文物之美，焕发历史本身的生命力。

事实上，某一段历史中留存于当世的文物越多，往往意味着我们对它的了解越深入，而时间也会越临近。这就使得那些几千年前的朝代显得越发神秘而不可知。而《何以中国》恰恰是以钩沉那些几千年前的古老文物为切入点，尝试为中华文明进行一次漫长的溯源，为我们破解几千年前的远古密码。

器物本身没有生命，但一旦它到了人的手中，便会鲜活起来。《何以中国》给了每一件古老器物一个故事。于是解忧公主戴上了西出长安时的玉簪，亚长找到了古蜀国神秘的青铜神树；我们在汉武帝打开未央宫门的一瞬间，感受到了与他同样的惶恐，也在曾侯乙的编钟前，听到了孔子理想当中的庄重雅乐。当古人重新走入遗址，当文物被人再次拿在手中，时间的大门仿佛轰然洞开，在当下和历史之间打通了一条灿烂的隧道。我们对历史的想象，在一次次的考古进程中落地，也在一次次对文物的审美过程中渐渐真实起来。

当然，真实的历史永远不会重现，我们只能通过不断地钩沉，无限地接近历史的真相。从这个层面上说，讨论《何以中国》中那些故事究竟是否真实是毫无意义的。它们的作用和那些实实在在存在的文物一样，都是对历史审美化的想象。只是因为有了它们的存在，历史才真的活了起来。

纵观全片，《何以中国》也许并没有试图从历史中阐释出什么。它所呈现出来的，更多的是历史当中的每一个细节所带给人们的感动。上至王侯将相，下至贩夫走卒，每一个曾经存在于历史当中的生命，都能在那些流传下来的“器物”当中拥有自己的姓名，并让自己的一生重新获得色彩。他们其实都是历史的细节。



《何以中国》之“秦汉”海报(局部)。资料图